

捉泡泡
◎李斌

盐河“赤水”何家渡

◎李仲标

古运盐河自南通州逶迤东流黄海，淌过了悠悠八百年光阴。一船船白花花的海盐，自吕四古盐场开启七百里水路运往扬州，两岸百渡竞通。

一百多年前，我的家乡海门县王灶乡（后以烈士命名为王浩乡）河岸村东为王家渡，西为苍头渡，中为何家渡，老地图标识清清楚楚。何家渡位于现今的正余镇河岸村河岸东路南端。自古运盐河诞生起，便有了插篙扁舟蓑衣人。方志记载，何家渡首艘摆渡船是汤家苴大地主为收租便利购置。船属汤家，但撑船的姓何，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于把这里称为何家渡。何家在北岸盖有稻草围护的环洞舍，作为遮阳避雨的栖身之处。当地长者回忆，何家渡第一代摆渡人是何家最后一任摆渡人何玉琪他爷爷的爷爷，何家数代人在河渡上续写风风雨雨：晨曦微露，撑船往来于两岸；日暮西沉，泊船停靠李家园环沟……

旧时的河岸村交通闭塞，河沟密如蛛网，唯水路可通四方。往南去四甲、余东及青龙港方向，都得经过何家渡。长年累月，何家摆渡不收钱。每逢过年前，何家老人挑着篓筐串门，沿路每户都会给些馒头、糕点等，以回馈摆渡人。

何家渡是运盐河在海门的南北交通要津，也是革命火种传播的“彼岸”。在这里，革命者前赴后继，血染河渡如赤水。在何家渡北，先后有13位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一大批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加入革命，展现出江海儿女无比坚定的信仰。何家渡西北侧的王章扣（王张扣），自幼在地主家打工，1928年毅然投身红军并加入党组织。他深入虎穴刺探汤家

苴反动武装的敌情，舍生忘死保护红军指战员。1929年，王章扣不幸被捕，面对残酷审讯，遭受了老虎凳、灌水、烧红铁条抽打，甚至忍受烧红的铜勺在他身上挖肉等残忍至极的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游街示众时依然高呼“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再过十八年，再看今朝”，最终在仇家园被残忍杀害，身首异处。

河岸村31组人俞金标，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1929年在海门俞家园战斗中浴血奋战，被当地地主阶级反动组织“白龙党”武装杀害牺牲时29岁。

护税员张土成，解放战争时期穿梭前线搜集情报、奔波后方筹集物资经费支援前线，勇敢地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信线路。1948年，张土成在河岸村王家埭北的小麦田中执行任务时，被敌人突袭，壮烈牺牲，年仅17岁。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熊熊燃起时，何家渡两岸的热血民众投入如火如荼的民族救亡中。日本鬼子在四甲坝和余东镇修筑据点，运盐河南岸的道路成为军事交通要冲。新四军战士频繁往来何家渡，何家渡由此成为交通命脉。日寇与汉奸的枪口也瞄准了摆渡人。何家人破釜沉舟，将渡船沉入河底，背井离乡，隐匿他处……

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来自宝应县的新四军干部邵曼伯，人称“邵区长”，他机智灵活地抗击日寇、铲除汉奸。他身经百战，乔装活捉伪镇长，小菜场上缴敌枪，令敌人闻风丧胆；王灶河人赵步章，率领游击队在运盐河畔与日寇激烈交火，焚烧敌特物资，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刘家园的刘钧，自1942年担任护税员起，带领民兵出生入死，在抗日的前沿阵地持续奋战。他们，也有

幸见证了共和国的诞生。

20世纪50年代，我的姑父张达江、姑妈李水仙一家随队前往盐城建湖垦荒种地，三年后返回故乡张家园。恰在那时，何家最后一任摆渡人何玉琪进入邮电所工作。居住在岸边的姑父姑妈接过了摆渡的长竹篙，从此，一篙伴随他们一生。记忆中，那时摆渡收一人一分钱，若是遇到没有钱的过客，姑父姑妈从不强人所难。他们为人朴实，话语不多，深得乡亲们好评。

对那时的摆渡人来说，最艰辛的莫过于寒冬腊月，冷风如刀般刺骨。在大风天气里逆风行舟，更是需要用尽全身力气与狂风抗衡。遇有乡邻急事，半夜三更被叫起来摆渡。姑妈家的茅草屋紧挨着河岸，河边有一棵皂角树，枝繁叶茂、高大粗壮。每到夏日骄阳似火之时，我们这群孩童总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树下，尽情地嬉戏玩耍。

古运盐河不仅利于交通运输，也为饲养家禽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成群的鸭子每日清晨下河，傍晚归巢。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每次去姑妈家都能吃到咸鸭蛋，那咸香浓郁的味道，成为童年难忘的美好记忆。

古运盐河边的孩子们在水中尽情地畅游嬉戏，毫无畏惧。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路游弋到了何家渡东边向北拐弯处的大沟头，眼前出现了一幅阴森的景象：从沟底至地平面，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先人的骨殖坛子，北侧是堆积如山的蛤蜊壳，似乎印证了这里在遥远的过去曾是茫茫大海滩涂，是浩瀚无垠的汪洋之滨。

古运盐河缓缓流淌，日新月异还是沧桑如故？是那阵风轻轻诉说，还是那片云飘渺？喊一声古运盐河，我的母亲河，你英雄气魄，远去的何家渡慷慨放歌；喊一声古运盐河，我的母亲河，滚烫在心窝，你哺育的儿女依然本色！



那一抹花红

◎彭之俊

就是那一抹红，在路边
向这个冬天，嫣然盛开
无声战栗，悄悄地生长
而我尽情呼吸，她的芬芳
又一个春天，即将飘来馨香

在东皋，人与围墙
围墙与这古韵小城，就像
你和我，在城河边的漫步
四季默默轮回，水波温柔
黄昏还未到来，停留在幻想

无数皋城儿女，从身旁
闪过，梧桐叶在河两岸
欢快地飞舞，它们不知道
冬季花红，是前无古人的
傲娇，不仅仅是为这声呼唤



雪的记忆

◎侯求学

一场雪，人们大多数是记得它的开篇，却很少有人记得它的收尾。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雪总与对温饱的憧憬相连，有时与西北风吹起的漫天沙尘的印象相重叠，当然，更充斥着对雪被下麦苗、油菜甚至野草那种滋润生活的某种忌妒。

第一次出远门上学的那个寒假，让我们终生记住了雪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们蜷缩在长途车站彻夜守候着来自家乡的消息，当客车冒着白烟摇摇晃晃地出现时，谁还记得冷？谁还记得怨恨？泥泞中走在归途，只记得夕阳与残雪一起将我推进了又一个夜晚。

有一年的雪下在“三八节”。蚕豆已经开花，胡桑的新芽已有三眠的蚕儿那么大，拔了节的麦子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与所有急于显示生命力的生物一起肃然伫立，思考着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的对策。第二天清晨，我在乡村的田边，看到大伯大爷眼里的晶莹与那些庄稼顶着的晶莹在阳光下透出彻骨的冰冷。

有过和孩子一起打雪仗、堆雪人，但我的技艺确实难以赢得孩子的认可和别人的羡慕。玩过一阵之后，孩子冰冷的脸蛋和红肿的双手从我身上总是找不到足够的温暖，只有滴落在孩子头顶的热泪让他们把我抱得更紧。

有一天，我将芦花和蒲棒头扎在一起，在河边的大树上敲击，孩子们在我制造的雪景中欢呼雀跃，我这满头白雪的老头却遭到路人的侧目。既怕孩子们扫兴，又怕煞风景，我不知道游戏怎样结束的，只是对雪的记忆变得更加的寡淡。

其实，在我的内心还是为雪留下了一席之地，既不想让它有沙尘，又不想让它寒冷，更不想让它受到侧目，总想让雪在我心中阳光地、寂静地、干净地、温暖地、尽情地下。

